

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VI NO. 7

小 說 月 報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

2 037 7770 6

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 七 號 第 十 六 卷



“紅字”

Hugh Thomson 作

“夏夜”

Albert Einstein's portrait





賽契與南風

W Kray 作

小說月報

第十六卷 第七號



■

H. Benner ©

卷 頭 語

沈睡者，起來，起來！

大雷雨已使你們知道了屋頂的坍塌。

雨水如急暴似的淋透了屋內的一切，

雷聲震醒了整個世界。

是起來，是努力修屋的時候了，

你們難道還在安睡！！

沈睡者，起來，起來！

竊喜者的血，如紅霞似的掛在大雷雨後的天空；

被踐踏者的淚，如雨後的殘水，還在簷角掛着點點的滴着。

復仇女神在翱翔，在拍翼，

聽呀，她正在佳屬的號叫着呢。

你們難道還忍在安睡！！



小說月報 第十六卷 第七號 目錄

紅學(三色版) Hugh Thompson 作

夏夜 Albert Pinkham Ryder 作

賽美與阿鳳 W. Gray 作

夏(散文) E. Reuter 作

卷頭語 西 譯(二)

血歌 朱自清(一)

爲中國 西 譯(三)

街血洗去後 西 譯(六)

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葉聖陶(五)

介紹『文學通報』 西 譯(九)

牆角的創痕 西 譯(十)



槍口的故事……………卞志德(二三)

我們的中國……………西 輯(一)

泥澤……………西 輯(二)

我的祖國……………焦菊隱(四)

被槍射的人……………焦志衡(六)

人類史上的慘殺案……………何炳松(一六)

嬈娜……………敬隱漁(二二)

摩托車的鬼……………陸 國(二四)

社會的文學批評論(二)……美國·薩立者……焦菊隱譯(一九)

中國文學所受的印度伊蘭文學底影響(通譯)……許地山(二〇)

文藝與性慾……………日本·宮川白村·著……仲雲譯(二四)

爲中國

四 詩

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，
但我很清楚的聽見這些話：

『我們應該各拋兩條，爲中國前進！』

幾個人這樣懇切的說。

『我們聽了，我們不應說日相爭鬥，我們不應談到新的自相殘殺，談判，仇殺。』

又幾個人這樣忿忿的說。

『爲中國，我們應手向前，爲中國，我們合力工作，』

爲中國，我們是獻了我們的一切。』

無數的聯繫繼續的這樣說。

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，

但我實在的很清楚的聽見了這些話。

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，

但我很清楚的看見這些事：

軍號嘹亮的吹着，

兵士們都陸續的從家裏出來集合，

他們將要爲中國而戰。

爭戰的人們擁擠的在那裏發送他們，

空氣是異常的激勵而親切。

許多的將領在前敵會議，

計劃着即時到從各國的指揮，

代「總志」與「師志」的是「一心」與「勇發」。

空氣是異常的親切而激勵着，

後方，許多人都忙忙碌碌在工作，

「聯料」似已在我形的一面。

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，

但我實在的很清楚的看見了這些事。

街血洗去後

四 歸

什麼事也沒有如「五卅」大總罷市事件發生得比我意外，使我驚怖了那日的下午五時，我坐車至大馬路，到一家書舖裏去，看看有什麼「線裝書」好買，車子剛到衙門，南京路口，便覺得道路上的情形與往日絕不同，電車是照樣的開行着，汽車、人力車也用流暢的駛去着，兩旁商店開張的開着門歡迎顧客，行人道上擁擠着人羣與往日一切相同，然而總覺得有一種絕不相同的氣象，在人人舉目立在那裏，好像被什麼大驚駭嚇得呆了，由眼睛中被傳出有的人是帶着大恐怖的情緒，有的人是帶着疑問而不解的驚恐，我現自然也是疑問而驚恐着，車子停在南京路，看見兩旁站有許多氣憤凜凜，態度兇橫的英捕與不穿制服而帶着槍械的英人，有的橫立在路中，好像有什麼嚴重的事要發生，是火災，是什麼大奇警罷，我這樣的想，市政廳與

警衛路口一帶，成個得光嚴，情形更不對了，有好幾家店鋪是關上了鐵門，駐足而觀的人更多，車子停在大馬路口，半路深夜絕不開閉的里門，現在也閉上一處，我開車去，什麼事發生了？他說，打殺人，打殺人或也不能細問，便下車進了里門，到那一家熟識的書舖裏去，我見他們的店裏，都擺在靠近西線路的里門口有什麼東西，我也擠出去一看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是街上的人更多，多帶着驚恐未定或疑悶而驚奇的神色，我明白必有什麼空前的大事發生，奔過書舖去問鋪主，我的一羣朋友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我問他，他道：「學生鬧事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滿鋪開槍，打死了幾十個學生。」這如一個震天動地的大聲，使我驚嚇得好一會不能開口，我知在夢中，這也許是存心夢罷，南京路，開排槍，殺死學生，這幾件事怎麼會聯結在一塊的？我絕不相信，絕不相信，我

五月卅一日急雨中

集聖陶

從車上、路下、窗內如惡魔的亂衝，立刻沒了我的長衫，滿地的憤怒，那眼似乎能看緊的靈魂，我走，我奔疾地走，路人少極了，店舖裏好像也很少見人影，那里去了？那里去了！怕聽昨天那樣排擠聲，怕聽昨天那樣的急射聲，所以如小鼠如鴿牛般，蜷伏在家裏，躲藏在櫃檯底下，還有什麼用？你蜷伏，你躲藏，誰會來找你的耳朵？子彈會來找你，的肉體，你還有什麼用？

猛獸似的噴着巨獸的汽車腳腕而過水泥路我的衣服、手錶及我的項鍊、我滿腔的憤怒。

一口气赶到「老郎位房」的門前，我想盡弄我們的
水冲的血，我想用布头遮盖所有有蛛自跡，傷入止血，但是，
沒用了，「蛤蟆」有了「蛤蟆仇」的水變神得光光，已紅腐
心的人們得救光光，更給惡魔的亂舞般的急雨洗得光光，尤

不登緊花世，血裡是會經濟在這地方的，都有參入這塊土的吃，那就行了，這塊土是虛的土，血是我們的火性的，血還不夠是一棵康康的功，康康着，血溫潤着，行見血的花開在這里，血的果結在這里。

我注視着塊土，天神地神視着其餘什麼都不見了，於是已把靈魂兒解脫融化在這頭。

托起點燃，那邊站着兩個矮子，鑽在他們的腰間，又紅的臉孔，深深的紋刻在嘴間，黃的睫毛下閃着綠光，似乎在那裏微笑。

手輪是你壓的平在那裏痛癢的，是你壓的，是的，什麼都是，你便怎樣我始終看見無量數的手輪，聽見無量數的歡笑的開口。

圍囑一塊磁石，一塊熱熱的，我滿腔的憤怒。

雨越來越急，風吹着把我的身體捲住，全身發冷了，傘全然不中用，我側身走鐵索的路，路上有人了，三四個，六七個，顯然可見是荷有武器的隊伍，顯然中間也有穿洋服，也有穿各色衫子的，顯是的女子，他們有的腰帶，大部分渾直任狂風亂舞。

我開始驚異於他們的臉，從來沒有看見過，這麼嚴肅的臉，有如風暴的雷聲，這麼嚴肅的臉，有如雷電之將作；青年的柔弱的顏色退隱了，換上了壯士的本地人的羞慚，他們的眼睛顯得出於燒掉一切的火，嘶嘶的噴着黑煙，咬得死生物的牙齒，鼻頭不怕開血，要死人的屍臭，耳朵不怕被大砲轟炸般的咆哮，面皮膚色真是百鍊的鐵甲。

佩茲的時道，「笑勝不夜在我們路上」用以歌誅這許多的人，正是適合，他們不發笑，永遠不發笑，他們有的是嚴肅與憤怒，永遠是嚴肅與憤怒。

似乎店舖裏人臉多起來了，從家裏跑出來呢，從櫃檯

底下鑽出來呢，我沒有工夫想，這些人臉面且露出在店門首了，他們驚訝地看著路上那些最貴的華麗的臉。

青布大褂的隊伍便紛紛投入各家店舖，我也跟著一陣時這一隊，記得是布匹莊，我聽見他們開口了，差不多指示熱極的心，漲起滿腔的血，這樣其熱地熱烈地說着，他們講及民族的命運，他們講及革命的力量，他們講及反抗的必要，他們不懂得雷叮噐的是「咱們一舉兒」我感動，我心酸，酸得痛快。

店舖的臉比較地顯着丁，沒有陪襯，陪襯原來。

我跨出布匹莊，「中國人不會有心呀！如果有心，怕什麼」這句帶有尖刺的話傳來，我回頭去看。

是一個三十左右的男子，粗布的短衫露着胸，蒼白的膚色襯配他是在露天出賣勞力的，眼睛裏放射出美麗的

光。

不錯呀，我想，脾氣的剛硬，你喊出這樣個要精練的話來，你偉大你剛強，你是具有解放的優先權者，我虔敬地向

他順頭。

但是，恍惚有東南玄構小編綽的影子在我眼前晃過，玩世地微笑，又彎彎鼻子裏發出輕輕的一聲「嗤」。接著又晃過一個袖手的，漂亮的嘴臉，漂亮的衣著，在那里低吟，低吟是「可憐無補要精神」，袖手的幻滅了，搖搖地，顯現一個消瘦的中年人，如鼠的狡黠的眼睛，如兔的動靜的嘴，含在喉際，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聲「怕——」

我恍惚，我如受奇辱，看見這樣等等的魔影，我憤怒地張大眼睛，什麼魔影都沒有了，只見滿街暴風的風簫似的急雨。

微笑的魔影，漂亮的魔影，惶恐的魔影，我咒罵你們！你們滅絕！你們銷亡！你們是爛路的剝蝕！你們是火伴的索累！你們滅絕，你們銷亡，永遠不存一絲兒懷疑，永遠不存一絲兒退路於這塊土！

有荷在路上的血，有嚴肅的鬱怒的臉，有露胸朋友那樣的惡意，「咱們一尋兒，一有教，一定有教——費俱有教而已」

我滿腔的情緒，所有舞廳朋友熱情的話在路上吧！我向前跑去。

依然是滿街暴風的風簫似的急雨。

牆角的創痕

西 靜

六月二十六日，上海真是一「悲痛」關市了。死者是永不瞑目的死丁，傷者是永印着被踐踏、被侮辱的創痕。喉，在這都市鬧市間的二十餘口，却又增添了多少的戰野獸踐踏的屍骸，增添了多少的無辜者湧流的紅血呀！是日下午，我到南京路去，什麼大屠殺的痕跡已尋覓不出，最後，走到老同濟醫院的對面，才見某店的牆角，印着十餘堆新墮的泥泥，泥地小如人指，「足槍彈的創痕呀！」我懷惴的想着，手摩撫着這些創孔，熱淚不自覺的滴聚於眼眶，這些是殘留的大屠殺的創痕呀！

這些牆角的創痕——這同仇這大屠場上的創痕呀！他們使我回憶起那一日，那永不忘記的大屠殺的一日。

我摩撫着他們，凝視着他們，似乎一個個創孔，都在汨汨的流着紅血，流溢了「怨氣」與「憤憤」罷，衝撞了「暴力」與「虛弱」罷，這血這無辜者的紅血，彷彿這些創孔，又漲大了，漲大了，每個創孔中似都現出一個無辜者的慘烈的臉，他們的口在伸訴些什麼？他們的眼在凝望着什麼？後死者呀，後死者呀，你們將可以教他們，將何以使他們安心的瞑目！

十四，七，七。